

新井一二三文集 01

あらいひふみ



〔日〕新井一二三 著
我这一代东京人

上海译文出版社

新井一二三文集 01

あらいひふみ

我这一代东京人

〔目〕新井一二三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这一代东京人 / (日)新井一二三著.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4

ISBN 978-7-5327-5325-3

I. ①我… II. ①新… III. ①散文—作品集—日本—
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007444号

Copyright © 新井一二三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台湾大田出版有限公司授权

图字:09-2010-337号

我这一代东京人

[日] 新井一二三著

责任编辑 / 张吉人 装帧设计 / 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6 插页 5 字数 65,000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 — 10,000册

ISBN 978-7-5327-5325-3 / I · 3078

定价: 24.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T: 021-36162648

序

序 一 二 三

二十岁以前,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用中文写作。毕竟,我是十九岁上早稻田大学以后,才以第二外语学起中文。虽然从小非常喜欢写东西,就读大学期间不仅办校园杂志,而且在商业杂志上发表些文章赚点零用钱,但是用外语写作的念头,还是完全没有过。

一九八四年的春天,我平生第一次去香港,为了毕业论文收集资料。未料有人约我为当地月刊供稿,题目是日本一九六〇年代的“全共斗”学运。辛辛苦苦地写好了两千多字的文章,在杂志上真刊登出来的时候,我本人都惊讶了。同年秋天,我出发到中国大陆留学两年,九月初在北京西郊住下来了。那时候的政治环境跟现在全然不一样,台湾、香港媒体的记者是不能正式赴大陆进行采访的。换句话说,大陆的消息对港台媒体和读者而言,具有物以稀为贵的价值。连我这外国留学生在大陆的所见所闻,都能算是新闻。所以,我每次放长假去中国各地旅游的经验,都以游记形式写下来

以航空信件寄到香港去。《满洲里去来》、《上海的查理》(录于《东京人》)等文章,就是那段时间的作品。

后来,我客居广州、东京、仙台,一九八七年底以一名东方移民身份,抵达了寒冷的加拿大多伦多市。我在北国度过的六年半时光里,身边始终有男女华人朋友。有些人是从大陆来的,其他人是台湾来的。不过,当时在海外的华人,很多都看香港发行的月刊。所以,我每个月一次从加拿大透过传真机发到香港去的生活散文,其实在周围也有不少读者。《一百个情人》、《同性恋父母亲》、《一个华人小伙子》(录于《樱花寓言》)等文章,写的是当年我在加拿大的所见所闻。一九九四年,我从寒带加拿大搬到亚热带香港去,一个原因是想亲眼目睹香港回归中国的过程,另一个原因就是想回到中文环境里去生活工作。于是在香港住下来,找到一份中文周刊的特派员工作。天天跟来自中国香港、大陆、台湾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华人一起做事的经验,可以说是我一辈子值得珍惜的宝物。他们持的护照有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洲、英国、德国等等,而很多人都告诉我,曾在外地看过我连载于香港月刊的《东西方》系列文章。

在香港,大家都不停地跳槽。本来坐在我对面的两位同事不久就换到报社去工作了。其中一个人,原来的采访主

任,约我每星期写一篇文章;《边缘人》专栏就是那样开始的。我自己也在职五个月后辞职,这时候已成为自由撰稿人了。然后,九五、九六年,我在香港好几份报纸杂志上写专栏。跟着九六年夏天发生了保钓风波,对我个人影响挺大。

有一段时间,我停止用中文写作,主要是当时香港的“气候”不对头了。没想到,这时候有人从海峡那边的台湾来电跟我约稿。解严以后的台湾传媒界非常活泼,人人都充满活力,他们为我打开了新的工作领域。一九九六年开始,我的主要活动舞台转到台湾去。九七年七月终于看到香港回归中国,我自己也同月回归日本去了。后来约十年,我主要在台湾媒体上发表文章,书也都由台湾大田出版社问世。偶尔帮日本刊物写东西时,我的头衔也是“中文专栏作家”了。

转眼之间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二〇〇五年,我先后收到了两封大陆杂志的约稿信。翌年,文章陆续出现于北京刊物上。我的中文写作生涯,上世纪八〇年代从香港开始,九〇年代转到台湾去,二十一世纪的〇〇年代终于抵达了中国大陆。真是感慨万分。这期间,一方面有两岸三地政治情况的变化,另一方面也有科技的大进步。八〇年代,用铅笔在原稿纸上写好的文章,以航空信件寄出去;九〇年代,用计算机

拟好的稿件，以国际传真发出去；到了〇〇年代，一切沟通都靠网络了。

我在早稻田大学以及赴大陆留学时学的中文是横排的简体字。后来为香港和台湾的媒体供稿，我得改用直排繁体字了。然而，我写的早就是日本式汉字和简体字的混合体，即使试图改写繁体字，结果却成为人不是人、马不是马的怪东西，编辑无论如何都没法子判读。有一次，我手写日本作家幸田露伴的名字，人家竟误解为幸田露体，让我深深体会到这样子可不行。于是马上改用计算机写稿，给各位编辑省去麻烦。

后来，有一天发现，在计算机上用繁体字写的文章，只按一个键就能够全部换成简体字，我真的感动极了。在我看来，这不仅是科技的进步，而且简直是在台湾海峡上空搭起了桥梁。记得一九八六年，我刚从大陆留学结束回到东京的日子里，有个台湾中学生每周来我家学日语。她在我书架上发现大陆出版的鲁迅选集（当年的禁书），好兴奋地带走了两三本，可是过一个星期再来时，很遗憾似地报告说：看不懂。对那年代的台湾年轻人来说，简体字就是看不懂的东西。大概当年的大陆年轻人也一样看不懂繁体字的。

这本书收录的文章大多是在北京发行的《万象》杂志刊

出,只有关于上野的两篇文章之前没发表过。跟大陆读者第一次打交道之际,我自我介绍写了《我这一代东京人》,标题和构思都受了行家前辈陈冠中先生作品《我这一代香港人》的启示,我在此表示感谢。希望跟大陆及香港、台湾媒体的合作关系,以后还会越来越密切。

目 录

序 / 001

一 我这一代东京人 / 001

二 银座,总是走在东京前端 / 033

三 上野森林物语 / 069

四 东京的公园洋食店 / 081

五 芦屋因缘:从《源氏物语》到村上春树 / 093

六 一九七〇年代的起司蛋糕 / 111

七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鲁迅在日本的第一年 / 123

八 童谣诗人之死 / 137

九 Oh no! 从列侬太太的姓氏说起 / 169

一 我这一代东京人

日本没有上海之对于北京,洛杉矶之对于纽约,
从头到尾只有一个东京,
使得这座城市的“概念化”特别严重……



我是一九六二年在东京出生的。户口簿上写的出生地点是涩谷区红十字会医院,算是东京较好的医院之一。比我大两岁的哥哥也在同一个地方出生。听说,奶奶当初对儿媳的决定颇有意见;毕竟她自己的九个孩子都在家里生下的,何必花这么多钱到医院生小孩?说家里,其实是整天都有很多人来来去去的寿司店后面。母亲属于战后受民主教育长大的一代,绝不肯服从婆婆的命令。多年以后,她还对我诉苦道:“刚怀孕的时候,你奶奶叫助产士来诊察过我。就是跟铺子只隔一张纸门的地方,又没办法锁住,随时会有人拉开门进来。当时,店里雇用好几个伙计、徒弟,全是年轻小伙子。我怎么受得了他们好奇的眼光?”

看统计,一九五五年在日本呱呱落地的孩子当中,在医院出生的只有百分之十八,到了六五年竟增加到百分之八十四:分歧点是六〇年,即皇孙德仁亲王出生的一年,从此以后在医院出生的婴儿永远超过百分之五十(直到二十世纪末,才出现一些人批判在医院分娩造成母子之间的心理鸿沟,并主张恢复家庭分娩)。同年,谢国权医生(台南

诗人竹轩谢溪秋三男)写的《性生活之智慧》问世,用照片介绍做爱姿势的书轰动全日本,成了总发行量达三百万本的超级畅销书。当时,他就在红十字会医院当产科主任,我是由他接生的。可见母亲多么会赶时髦!奶奶一个人无法挡住时代潮流的势头,最后只好让步。但是,婆媳矛盾日趋激化。我懂事的时候,父母早已从寿司店搬出来,在新宿区神田川边只有一间房的木造平屋,独立经营小家庭了。

我平生第一个记忆是六四年十月十日开幕的东京奥运会。虽然当时我才两岁半,但还是对全体社会极其兴奋的气氛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父母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挺用来发出竞赛开始信号声的手枪,成了我和哥哥整个童年时代的头号宝物。东京奥运会是战后日本头一次举办的国际级节目,全国上下齐心祝贺的状况,跟三十多年后长野冬奥时多数人漠不关心的世情截然不同。为了迎接国外游客,东京、大阪两大城市之间开通了东海道新干线。在东京中心区,则完成了首都高速公路网第一工程。跟日本多数家庭一样,我家也为了观看奥运会直播而买了第一台电视机——黑白的乐声牌(Panasonic)。

现在很多人都说：在奥运会以前和以后，东京的景观彻底改变了。如今回顾“美好昨日”的文章，一般也就讲到奥运会前夕，六〇年左右的日子，例如漫画改编的走红电影《ALWAYS 三丁目的夕阳》。他们传达出：直到五〇年代末，东京市内还处处看得见近代化以前的生活小景，如：水井、洗澡盆、蚊香、风铃、煤炭炉、和服、榻榻米。但是，奥运会一来，古老的一切都走了。我小时候，家里每年增添新的电器、生活用品，如：电话、双门冰箱、彩电、热水器、空调、立体声音响组合、微波炉。关起门来开冷气，在榻榻米上铺化纤地毯，放西式家具，穿着牛仔裤看美国连续剧，或听英国摇滚乐，大家都觉得很先进、好酷，却甚少有人介意传统文化和街坊生活同时遭破坏。战后日本人的生活目的是赶快富起来过跟美国人一样的日子；祖先留下的一切反而显得陈旧落后。之前严禁孩子们站着吃东西的父母，后来鼓励我们边走边嚼口香糖甚至吞下汉堡包；因为整个社会认为学美国人就不会错。

经济高度成长的时代，差不多每个家庭的收入都直线提高；不是一部分人发财，而是大家一同富起来的。失业率几

乎等于零,大企业的终身雇佣制给上班族保证了一辈子的铁饭碗。毫无疑问地相信明天一定会更美好,社会风气相当好。我小时候,父亲一个人开办的印刷厂,没几年工夫就雇请很多员工了。对曾经贫穷的日本有记忆的,我们可以说是最后一代。六八年出生的妹妹没有经历过每年购买一种新电器那样的生活。她懂事的时候,家里已经有录像机,或者说,连续剧中的美国家庭拥有的一切,我们家也全有了。

以奥运会为标志的近代化,不仅改变了市井生活,而且对整座城市的基本理念带来了根本性的调整。比如说,为了赶上奥运会开幕而匆匆完成的首都高速公路网,就建设在旧水路上。东京的前身江户曾是能跟苏州、威尼斯相比的美丽水城,市内交通以水上航线为主,市民生活无论是交易还是娱乐都跟水路有很密切的关系。看江户时代的浮世绘,很多都画着水景。然而,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维新以后,铁路、公路运输代替了水路的重要性,在市内四通八达的运河被放弃不用了。上世纪六〇年代初,奉命设计高速公路的一批工程师们,发现有现成的交通网沦落为恶臭冲鼻的脏水沟,毫不犹豫地决定填平起来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江户城的遗产其实对居民生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即确保东京湾刮来的海风能由此通过。谁料到,四十年以后温室效应成为全球性

燃眉大问题时,东京的气温上升幅度比全球平均高出两倍,简直呈现热带化趋势,除非恢复绿地和水面,每年中暑丧命的人数只会直线增加!

当然,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工程师们的身上去。当年,高速公路上汽车疾驰的情景是进步与未来的象征,在科学漫画家手冢治虫的作品中也常出现。人们只挂念经济发展、环保意识尚未兴起的时期,东京的各条水路确实肮脏至极。我童年时代听父亲说,他小时候(一九四〇年左右)曾在新宿区和中野区之间的神田川游泳抓过鳗鱼,当时觉得难以置信,因为我认识的神田川是发出恶臭、到处是废物的浑水坑。每年购买新电器的居民往往把旧货干脆推下河去。政府清洁部门开始回收大型弃物是后来的事情。到了二十世纪末,市议会才通过景观条例企图恢复水边生态。如今神田川的水质已经有明显改善,周遭更修成了挺舒适的散步道,似乎回到了我未曾见过的一九四〇年左右。难道我的孩提时代是日本社会的一场噩梦?

3

一九六八年,我上小学。那年,日本的国民总产值到了

世界第三名的水平,同时国内各地纷纷发生公害案件,经济高度成长的负面效应逐渐明显起来了。大学生共鸣全世界政治潮流,“全共斗”学运达到高峰,学运分子与警察机动部队在东京大学安田礼堂展开了两天的激烈斗争,最后三百七十五名学生遭逮捕。参加示威的人大喊的政治口号“反对安保(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连我们小孩子也耳熟能详。虽然社会上有种种矛盾,但是总体来说,大家对未来还很乐观。那年另一个流行语是“昭和元禄”。江户时代元禄年间是社会稳定、经济发达、消费生活烂熟的高峰期。战后二十多年的日本人自我感觉非常好,竟想起元禄年间的繁荣来了。街上走的年轻人,不分男女都留着长头发,穿喇叭裤和高跟鞋,弹吉他唱反战歌,也就是日本版嬉皮。

两年以后,国际文坛上颇有名气的小说家三岛由纪夫,带领私家小军队冲入自卫队基地,呼喊起义而失败,最后自行切腹并由徒弟砍掉脑袋的血腥案件发生了。他享年四十五岁。那是我有明确印象的第一宗社会案件。有些报纸竟刊登了跟身体全然隔离的三岛头部照片。周围的大人包括父母和学校老师好像都不知道该怎样解释给孩子听,结果保持沉默了。我当时根本不懂是怎么回事,只是非常惊愕,觉得特别可怕,不安至极。长大以后看各种评论才慢慢开始理